

佳作

舞夢

普二甲
呂三山廖璋倫
廖璋倫

自始至終，看得見我的，只有她一人。
這裡，什麼都沒有。
除了一片灰黑和一看似無止盡的滾金紅毯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噢，還有幾簇燈火，微弱的。
打從我意識清晰起來後，我就坐在這裡，一動也不動，僅望著前方、沒有目的的。
空氣中那股彷彿結凍般的氣息，吸進鼻腔裡就像把薰香往自己身體裡灌一樣，令人十分不舒服。
周遭的溫度也不溫暖，一點也不，就算有幾簇看起來很溫暖的燭火還是覺得很冷，再加上這裡濕氣很重，衣服有種冷濕的觸感；吐氣時也都有縷縷白絲從口鼻中飄逸出來，可見溫度可說是下探到十度也不為過。
我雖然不想要移動任何一分寸，但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有一股魅力叫人探頭去看看、看看那暗得不像話的一端究竟藏著什麼祕密。
所以，我站了起來，然後、邁步。
我步伐緩慢地向前行著。
在紅毯那柔韌的材質下，走起路來就像是幽靈一樣，彷彿漂浮在空中、不接觸到地面般、唯一能夠判斷前行的腳步聲被紅毯完美地消音了。
步行時間是長是短…在腦袋空轉的情況下是很難去體會的，所以對我來說，時間只是個象徵性的存在罷了，就現況來說。
細細看過去…像是皇宮裡迎接賓客的紅毯、地牢般的裝潢還有那種只能點蠟燭取光的時代，其實這些都不是我所屬的年代所應該有的擺設呢，如果真的要說的話，這可能要到古蹟裡才有可能體會得到了吧？
可是，就算身處於古蹟之中，也未必能有這股氛圍——置身於其中而不知其真假。
為了確定一切，我也只得繼續挺著胸、藏起內心的不安分、往那靠近一些。
在看見木門時，一種難以言語的情緒油然而生。
真要說的話，就是悶得心頭說不出話、腦袋思緒亂得解不開……

總之，就是一很複雜的情緒混雜在一起，而無法得其序。
觸摸到木板的剎那，樟木香順著風的吹拂、吹進了我的鼻子裡。

——有種精神頓時驚醒的感覺。

接著，我用好奇當作最大的籌碼，假裝不畏懼任何的人事物、推開了那扇門。
據說，這是一場讚禮人性的舞會。

據說，這是一場每周一次、總共五天的舞會。

據說，舞會即將開始了。

——就在我推開門的那一剎那。

【首日】

這裡鬧哄哄的，好不熱鬧。

香水味或著淡淡的酒香，甚至還有一點甜甜的蜜糖味瀰漫在空氣中。

場上的每一件禮服穿在身上，可說是一個比一個更艷麗、一個比一個更耀眼。

在懸掛於半空中的燭臺上微微搖曳著、兩旁點亮整個會場的燭火，宛若伺機而動的火色蛇。

我走近人群，但他們卻像是看不著我一樣，話題一點也沒有因為我的靠近而有所影響。

「哎呦，廢話就不多說了，聽說這次剛成年的公主殿下會出席呢！」

出此話者聲音不大，卻好似清楚地傳進了每個人的耳朵裡，原本在談話的賓客都停下動作，並將焦點轉移到她身上。

她輕輕揮動扇子，扇上的羽毛如布幔般帶有波動地上下擺動，微風掠過她的髮梢，露出了上了偏白粉撲的臉頰。

「已經很久沒看到公主殿下了呢。」

站在一旁的婦女舉起酒杯，在燭火下端詳著紅酒的色澤。

我先是看著那杯中物——淺淺的紅酒味從中滲出，爾後再看向那名婦女的眼神，我發現她只是盯著酒看，對於這個話題並沒有很在意，索性簡單帶過。

她口中的公主殿下感覺起來並沒有得到族群完全的認同，甚至連一半都沒有。

「妳們一點都不期待？說不定是個美人兒呢？」一名舉止優雅端莊的女子拉起碧綠色裙擺，走靠近來。

「罷了吧，再漂亮也沒有用，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輕易對她有好感了。」杯緣靠著紅唇，液體緩緩流入嘴中，她不經意地說道。

扇子扇了扇，停頓了一下，接著又繼續扇著。

「這話怎麼說？」瞥了一眼拿著扇子的婦女，穿著碧綠色裙裝的女子問道。

「妳自己瞧瞧吧，一個不曾看過世面的稚女和一個很重視門面的皇帝究竟會起什麼樣的作用。」

語畢，她看著在玻璃背壁上因為毛細作用而散了開來的餘酒，眼中帶著黯淡。

「喔？聽妳這麼一說，這可得好好期待一番了。」婦女說著，扇子一合，臉上



滿是期待的神情。

聽著他們的對話，覺得很神奇。

原來，美麗之下也有一面鏡子嗎？

將原本要映入眼簾的美麗，反射了回去。

如果就她們所述的話，皇帝是個很愛門面的人——這點不是無法確認的，從擺設、邀請的客人、到點心的備製等，都能看出策劃者的用心；至於公主，我是覺得應該很病嬌、而且有公主病……但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

轉瞬間，不知道到底是我的腦中自個兒響起還是真的有人吹奏了起來，法國號和長號很有默契地演奏了起來，兩者在樂曲裡相互穿插著，而旋律彷彿被刻鏤在腦海裡一般，十分的熟悉。

但只是一會兒，快速而簡短的，那旋律就從空氣中消逝了。

旋律的消逝雖令人感嘆，但倒是出現了一個人。

她在一旁的布幔後頭先是左看、後再右看，確定沒有人注意時便衝了出來，低著頭且腳步輕巧地躲到一旁不顯眼的柱子後頭。

……？

我默默地離開了婦女群，走了過去。

當柱子不成為我和她之間的障礙物時，我看見了她。

她正捂著通紅的臉頰，好像還流了不少汗，頭髮有幾絲黏在脖子和臉龐上了。

雖然她流了汗，但那氣味卻是不濃郁的香氣，而不是汗水味。

她擦了擦額上的汗水，嘆了一口氣，看起來已經穩定好情緒了，但卻在抬頭的那一剎那差點叫出聲音來。

「……」

「真、真是嚇死人了！」她壓低音量說道。「你是什麼時候站在這裡的？」

那一瞬間，我從她湛藍的雙眼看見了堅定。

我看向後頭，她所直視的方向就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我頓了一下，接著轉過頭來看向她。

「……妳在跟我說話？」

「不然呢？你都站在我面前了。」她回道。

「……所以妳看得到我？」

「你長得眉清目秀的，不可能存在感低到會被忽略吧？」她說道。

我愣住了，不知道該高興她看得見我還是她稱讚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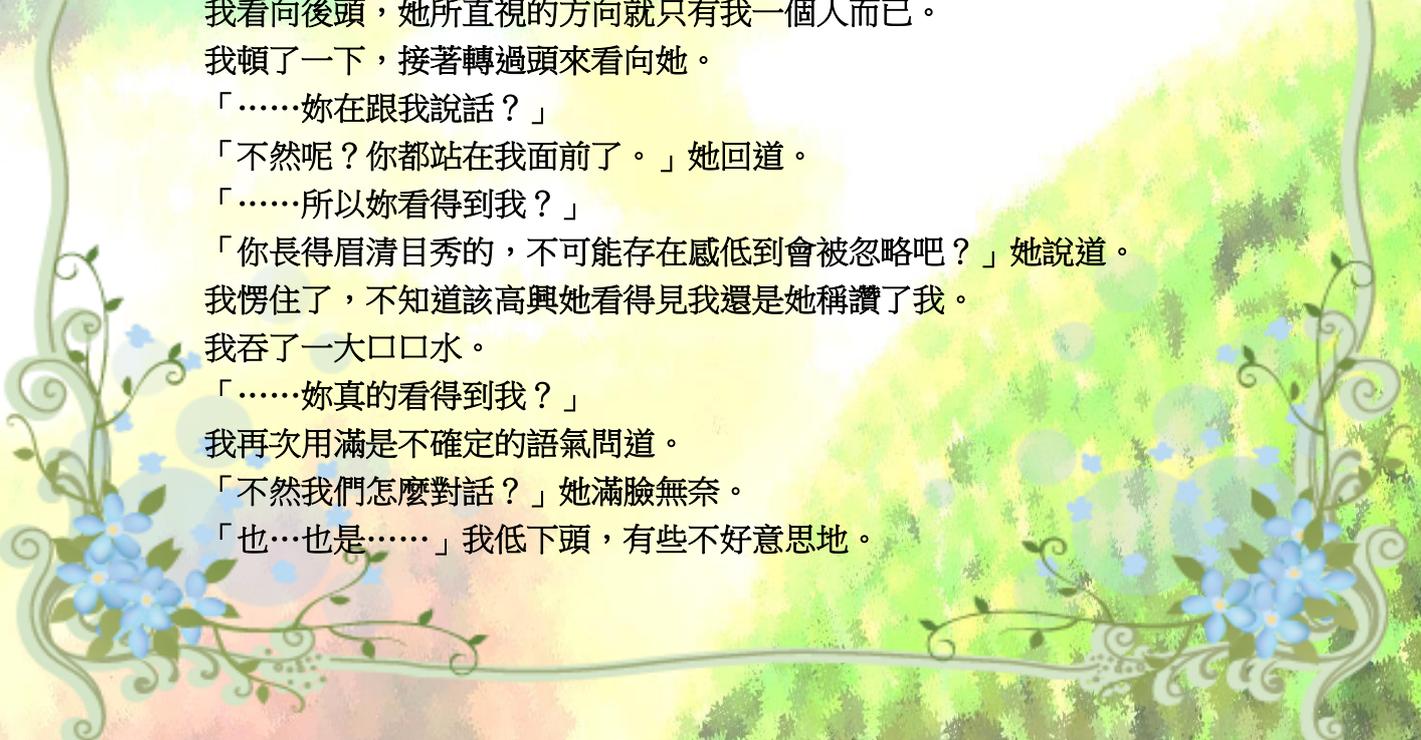
我吞了一大口口水。

「……妳真的看得到我？」

我再次用滿是不確定的語氣問道。

「不然我們怎麼對話？」她滿臉無奈。

「也…也是……」我低下頭，有些不好意思地。



此刻突然傳來敲擊玻璃的聲音，示意人們注意。

我和她同時轉頭，不差分秒地。

「身為皇室一族，我也就不在此多做說明了，今天，不為了別的，便是為了慶祝一年的結束以及新的開始，請大家盡情享用餐點，不要客氣。」一名穿著不凡的紳士手中拿著高腳杯和一把叉子說道。

很顯然地，剛剛那聲音就是用叉子敲擊高腳杯所發出的聲音。

原本停下動作聆聽紳士所說的眾人們，在紳士語畢後，又開始動作了起來。

嗯……我可以很篤定他就是她們口中的皇帝，金紋幾乎遍佈整件，不失氣派的裝飾更數不清。

他披著有些厚重的袍衣，走向各個人群，和所有的賓客聊得很投入。

「真厲害…那樣就可以吸引人注意……」

我聽見一旁的她喃喃了一些話語，但我假裝沒有聽見、繼續看著皇帝的一舉一動。

我端視著他——他拿起酒杯、和人說話的用詞、態度……無一不給人好感，甚至還給人一種想主動和他聊天的感覺。

……

我思考了一下，說道。

「妳認識他？」

一旁滿臉羨慕的她露出了理所當然的表情。

「他是我的父親。」

「喔……噢？」

她以為我沒聽清楚，很貼心地又重複了一遍。

「他是我的父親。」

這馬上成為一顆震撼彈。

「怎麼了嗎？」她疑惑地看著我問道。

「那、那……」我手指著她、有些口吃地說道。

……妳不就是她們口中的公主了嗎？

「嗯？」她看起來一點也不懂我在慌什麼，「怎麼？」

「呃……妳是公……」

我講到一半就被她粗暴的舉動嚇了一跳——她撲過來並用雙手摀住了我的嘴巴，便中斷了我。

「不要說那個詞。」她說，「拜託。」

我又吞了一大口口水，然後輕輕地推開她的手。

她似乎不希望別人提起那個稱呼——雖然人人想要，卻意外華麗得可怕。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提起，只好將話題的矛頭指向別處。

「……妳不去參與嗎？」

她的表情驀然改變，訝異甚極。

「欸？」

我惡意性質地、和方才的她沒兩樣，又重複了一遍。

「妳不去參與嗎？」

她嘆了一口氣，「我想啊……但是我不行，我無法像父皇…父親一樣和賓客們聊得如此投機。」

「妳真的想和她們聊天？」我問道。

「當然，認識更多的人……」她回道。

「不不不。」我搖頭說道。

「……？」

「妳是發自內心想跟她們聊天？」

她傻了一下，然後回道：「嗯。」

「還是妳單純只是因為妳是……所以妳才想和她們聊天？」

她的身子震了一下。

接著她突然挺起身體，露出一副難以啟齒的表情。

「呃……你先到處逛逛吧，我再去找你。」

說完她就離開了柱子後面、離開我身邊，走到她的父親，也就是皇帝身旁。

經由皇帝的中介，她也加入了話題，只不過在那群體裡，她看起來就只是個聆聽者的角色，而且臉上伴隨的笑容還很僵硬。

……我剛剛說錯了什麼嗎？

我來來回回重複想了好幾遍我和她之間的對話，十分不解。

但她的表情簡直就像是在……區分我們之間的階級一樣。

最後得出一個根本不算是結論的結論，事實上只是一種感受。

萬絮難以理成絲啊……

到時候再問她好了……

我抓抓頭，暫時將煩惱拋諸腦後。

在這個充滿藝術氣息的舞廳裡繞了繞、得知幾個資訊後便又回到了一開始的地方——那了無生機且黑暗的地方了……因為我發覺沒有地方容得下我，所以我就回去了，就只是因為如此。

——除了她，沒有人看得見我。

——只要她身旁有人，就更沒有人能看見我了，就連她也不例外。

——原來，我只是個孤獨時的陪伴嗎？

——那我孤獨的時候…有人會陪伴我嗎？

【二日】

我有些猶豫地推開了門。

你問為什麼我不待在原地……說來也很難解釋，就是不想待在那，沒有原因的。

或許是想要問問她，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她的態度瞬間改丕變，亦或是單純只是因為怕孤獨，而想要浸入在人群之中吧。

猶豫……則是因為對即將面臨的事感到有些恐懼。

——是不是她覺得我的思想跟不上她的身份地位？

——是不是我還不懂得人情世故，看起來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話說回來，再懼怕也沒有用，船到橋頭自然直，還不如直接面對來得快。

而且，假使習慣了這種態度，你甚至會感覺到做判決的那一瞬間，時間流逝地慢得不能再慢。

今天的她和昨天有些不一樣，她的身邊沒有了親人的身影，但她卻很順利地融入了話題之中。

臉上的笑容也燦爛了起來，靦腆的笑容更引人注目。

我穿梭於人群之間，悄悄來到了她身邊。

她頓時發覺到我的存在，她滿懷笑容地對我說道：「你來了！我等一下再去找你，你先逛逛吧！或者享用些餐點，別客氣。」

她看見我點頭回應後，便繼續加入女人們的話題，且有說有笑的。

雖然她有回應我，但卻覺得內心有些空虛，也許是因為只有她能看見我的關係，所以很依賴她吧！所以，她沒有主動想和我聊天的意願讓我有些受傷……

不過換個角度想，至少她認識了更多的人，也能加入她們的話題，這樣就足夠了，總比只和我聊天、無法加入他人的話題來得好吧！

就現狀來說，這樣是最好的。

我用話語麻痺了自己。

走到舞廳的一角，視線順著一排被碧綠色布簾遮蓋住的落地窗看過去，一抹月光十分顯眼地、灑落於地。

沒有一分一毫的停頓，我來到了由舞廳延伸出去的外陽臺。

昨天的同一時間，我在舞廳裡；今天，我在外陽臺。

昨天好像沒有發現有這個陽臺的存在……是我忽略了它嗎？

我抓抓頭。

不太記得了……除了昨天遇到她之外，我對這裡有什麼、擺設是什麼樣子並沒有十分在意。

今天的月亮並沒有很圓，更確切來說，是個幾近全圓的圓。

我把手肘靠在陽臺邊上，涼意就算不透過手傳遞，依然能夠深刻地感受到。

不知道為什麼，從昨天一醒來，我就穿著簡便得足以用單薄來形容的衣物；這裡既沒有衣櫥，更沒有暖爐，看來唯一能夠溫暖人的只有人心，別無他類。

放眼望去，眼前一片墨綠配著白色的夜光，如果仔細一瞧更能看見包圍墨綠的淡淡薄霧。

綠葉在夜晚裡倒是比飛翔的鳥兒更像是黑影；既不大也不小的拍翅聲傳遍了廣

闊的森林上空。

如果要形容整個景象的話，似乎也只能用靜謐兩個字來概括了。

從鼻子吐出來的氣息在眼前瀰漫成朵朵白雲，可惜的是，它快快成形且快速地散去，來不及看見它的形狀像什麼就化為了透明色，消失了。

「其實挺像的……」

我默默地說道。

照理來說，在這個溫度下我應該很想睡覺的，但瞌睡蟲像是在冬眠一樣，忘了替我安上小夜燈，我連一絲睡意都沒有。

我繼續吐著氣，繼續做著不需要思考的事情。

「終於找到你了！」

身後傳來等待已久的聲音，手肘離開了冰冷的陽臺邊、轉身面向她。

「有些冷…你怎麼不進來，反而待在外頭？」她邊搓著雙掌邊朝我靠近，身體整個縮在一塊兒。

「呃…還好啦。」我說，「因為想透透氣。」

「透透氣？你不喜歡舞會嗎？」她問道。

「那妳喜歡嗎？」我說。

「你怎麼又反問我？」她爬上了陽臺邊，手撐在身體兩旁，仰望天空說道：「對我來說，這已經不是單純喜不喜歡的問題了，而是一件必須習慣的事。」

她說的時候有些無奈，就好像不想做某件事卻非做不可，只因為自己的身份。

「我和那些貴族、親戚都必須保持良好關係才行，不然以後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時，假如因為我自己的無能而無法保護這個國家，我該怎麼辦？」她說，「無論是為了人民、為了自己的私心，又或是為了什麼，我都必須克服自我的心理障礙，並擺脫自己原有的性格才行。」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那踮不到地面的腳尖在半空中晃動著。

她接著說道：「就算到最後沒了自我、沒了自尊，甚至說連本性都沒了，我還非得這麼做。」

她的語氣中充滿了堅毅，眼神則是像是看透人生無常的戰士。

「所以，最後妳也許會變得不再是自己。」我問道。

「變得不再是自己？」她疑惑了。

「換個方式說好了，妳認為妳在捨棄了自己後，要拿什麼來跟敵人對抗？」她露出了更深一層的不解，「你在說什麼……」

「公主殿下！」

她的話還沒說完就被打斷了。

「公爵夫人來了！」

服侍整個舞廳的宮女不故形象的對她吼道。

「喔，好！」

她答應宮女後，她拍拍我的肩膀，頭也不回地快速步行進入舞廳。

她倒是說了一句話。

「你在這裡等我，我馬上回來！」

不知道她是不是忙得暈頭轉向，最後累昏在舞廳；還是他不知道我想表達的意思，怕我們溝通不來所以才選擇迴避；還是她忘了她說的承諾……

我等了好久，等了夜風都凍結了，我都等不到她的身影，儘管舞廳堪稱永不熄滅的燭光，能確定舞廳裡有人，卻無法確定她是不是在裡面。

總之，我就痴痴地站在夜晚裡，被孤寂啃食著。

【三日】

很平靜。

四周平靜的不得了。

我從地上爬了起來，陽光刺眼地照了進來。

咦？昨天明明沒有窗戶的。

我揉揉眼睛，將手放在陽光之下、感受到溫暖的感覺後，這才確定這是陽光，而不是一盞巨大的水晶燈。

我伸了個懶腰，正巧看見窗旁的陰暗處有著什麼。

是貓嗎？還是麻雀？

等眼睛將焦距調好時，我這才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我震動有些乾燥的聲帶，說實話，那股感覺使我想喝杯水潤喉一番。

「妳怎麼在這裡？」

那影子一動也不動的，只是蜷曲於陰影之下。

我爬了過去，但還是和她保有一定距離。

「怎麼了？感覺妳的心情很低落。」

她微微抬起頭來，但一聲也不發，只用了抽泣聲來回應我。

「……」

我感覺她沒有想回答疑問的意思……接著，我再爬靠近她一些。

然後，靠著牆壁、坐在她身邊。

聽著啜泣聲在空氣中迴盪著，我沒有目的地看著天花板；好似因為淚水先是蒸發、後凝結的關係，空氣中同時也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海水味。

她掉了好久的淚、抽了好幾口的氣，卻仍然持續進行著。

繼續哭泣。

「哭……嗎？」

我不自覺地開口說道。

她緩緩地轉過頭來，看著我啜泣。

「妳讓妳的眼哭紅了兩圈，原有的樣貌都被模糊了，淚水如同天空傾倒海水一樣，沒有終止的感覺，更甚者，妳難過地躺著、呈大字行貌，妳的心胸會因此

而開闊？」我說，「還是妳要跟我說發生了什麼事？」

她用手抹掉眼淚，繼續無神地看著前方。

「我願意聽妳說。」

和她同方向、我看著前方說道。

「妳不說，其實我也拿妳沒辦法，」我聳聳肩，「只不過難過的是妳自己。」

語落，陽光渲染了整個空間，一端通往舞廳的門發出嘎嘎聲且緩慢地開啟。

如此，卻還是不見她發出喉音。

我恍神、練習將腦中呈現空白的一片……

良久，還是安靜的。

就這樣，我陪在她身旁，什麼事都沒有做、也什麼事都沒有想，僅在一旁聽著她的泣聲……

就這樣，單調的節奏。

今日，屬於冬天的陽光意料之外地逐漸暖和了起來。

但是，她的心依舊冰冷。

我沉澱於和煦的陽光之下，靜靜睡去，而空氣中交織著冷冽的風和不間斷的啜泣。

懸盪著、懸盪著。

《四日》

「妳還在難過…？」都已經哭了一天了……

我醒來時，發現她的眼睛腫得跟什麼一樣，但還是繼續流淚。

「嗯……」

她發出了久違的一聲。

「前天在妳離開後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問道。

她吸了吸鼻涕，「我……」吞了一口口水。

「我覺得我真的不適合……不適合勝任公主一職……」她說道。

「不適合？」她這麼說反而搞得我一頭霧水，「為什麼這麼說？」

她告訴我，在她離開外陽臺後，她理所當然地和到來的公爵夫人談了起來。

公爵夫人問了她對於國家的想法，而她也就把先前對我說的那一番話再說了一遍。

但令她很沒面子的是，公爵夫人在聽完後笑了幾聲，然後把手中的高腳杯一傾斜，就往她的身上潑了過去。

她根本來不及反應，只得乖乖地被紅酒灑得一身。

她整個人錯愕的不得了。

『妳真的這麼認為？』公爵夫人問道，同時將傾斜的高腳杯拿正，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真是可笑至極。』

『一點也不顧自尊？可以捨棄？』公爵夫人將高腳杯放置至一旁的餐桌上，『如

果妳無法知道什麼叫做現實的話，還不如直接淪為一介平民，或許妳就能夠清楚了解了。」

「說得直接一點，妳根本不夠資格站在我面前。」

聽到這，我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說得真刻薄……」

她低下頭，似是在向命運低頭一樣。

「我不懂……真的不懂……」

她那股堅毅消散得連個粉塵都不剩。

「……」

我拍拍她的頭，表示安慰。

「有一天，妳看見了老鷹，妳首先會想到什麼？」我問。

「老鷹……？」她停頓了一下，說：「替他們的孩子找食物吧……？」

「那如果看見老鼠呢？」我又提了另一個問題。

「補充糧食……好將自己身上的養分全分給寶寶。」她看著我說道。

「這就對了。」

我將背脊挺直，背緊貼著牆壁。

「說實話，假使我是妳，未來擔任大職時，我一定會時常找公爵夫人討論大事。」我喃喃說道。

「咦？」她睜大了雙眼，彷彿不敢相信我剛剛說了什麼。

「妳想想看，為什麼妳不會說老鷹是在獵捕農家的家畜呢？而又為什麼不說老鼠是在傳播病害呢？」我說，「那是因為妳都是想到好的一面，妳不曾去想壞的一面，甚至認為被認定是不好的人、事、物都不會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以後當妳看見戰爭，或許妳就會認為他們在互相嘗試新武器或是在專研新招式吧？」我使用有些誇大的形容。

「怎麼可能……！我怎麼可能會……」她突然激動了起來。

「這只是舉例、舉例，別緊張好嗎？」我試著緩和她的情緒，「妳的理念比較偏向理想化，所以公爵夫人才會那麼做。」

「真的那麼理想化嗎……？」她低聲說道。

「如果放棄本性很簡單的話，那不就人人都犯罪、人人都是罪犯了嗎？」我說道。

「是這樣沒錯啦……但是，有時候非得為國家犧牲不可啊！」她說道。

我放鬆了全身，這個身體癱軟牆邊，「如果打戰前就說不會贏，那就更不會贏；如果什麼事都還沒動作前就說要為國犧牲，那就必定會被犧牲。」

「公爵夫人只是想要告訴妳這樣而已，只是表達方式比較激進罷了，她其實很尊重妳的。」我接續說道，「而我所說的——變得不再是自己——便是指現在的妳。」

「現在的我？」她重覆說了我的話。

「妳為了這個理念而失去了自我。儘管妳有多麼的堅毅，只要有一個錯愕就會迷失自我，何必？」我聳肩道，「就像是從鼻子呼出的氣體很快就會在空氣散去——很容易就會受到周圍的影響而改變。」

「假使妳連這點都無法改變，說得直接點就真的是公爵夫人所說的那樣了。」她像是被點醒般，眼睛睜得比乒乓球還大，而眼眶的紅痕也淡去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猛然站了起來。

「我明白了，謝謝你的點醒。」從聲音中就能清楚地聽見她恢復成原本那有精神的狀態了。

她也終於再次綻放了笑容。

「其實早在遇見你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你對我會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真的，很謝謝你。」

希望這次，那朵花可以綻放得久一點，不再那麼容易就枯萎。

其實，我也這麼覺得。

我莞爾一笑。

不知道為何，我們之間彷彿一股引力，吸引著彼此呢。

這就是

【五日】

曾改變過的，要恢復到原本真的很難。

先前的她總是為了要迎合他人而將自己的內心開放，亦或是將自己的內心藏在虛假的面具之下。

但至少在現在，她的笑容不再是為了延續話題而笑，亦不是為了負荷他人而笑，這樣就足夠了。

現在的她只需要尋找真正適合她的生活方式。

也許那段路很漫長、艱難，無論如何她都必須走，走過了，她所體悟到的一切便就是她的了。

這也只能她自己走過，才能明白更多的人情世故。

我在這裡，是為了陪伴她、在她哭泣的時候安慰她；除此之外，也許還有那麼一點的可能，是因為我能夠在這裡抒發自己的情懷。

你說什麼情懷？

你想想看，當你想傳達的想法因為他人沒有相同的際遇而無法理解時。

那種痛，是心痛。

別忘了，夢中往往能夠應出自己的內心。

就算只是場夢，也貼切的不可思議